

禹

貢

本

義

禹貢本義自序

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云從釋

九河皆禹所名也若然則九州已肇自黃

危羽山亦先見舜典五嶽之有霍山十藪之有焦穫  
豈亦禹所定名是知呂刑爾雅不過言其大凡耳卽  
以禹貢本書言之雍州之荆山何以與荊州之荆山  
同名兗州之蒙山何以與梁州之蒙山同名雍州有  
漆沮何以兗州又有灑沮梁州有沱潛何以荊州又  
有沱潛皆是異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證又如沈水東  
流爲濟又云溢爲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水又云逾於沔是又異名爲一水之證語其遷流必  
自來相傳如此不可移易故卽以名之而謂先無此  
稱自禹創之可乎因思禹貢荊州之九江與導水之  
九江雍梁之黑水與導水之黑水揚州之三江與導  
江之中江導漾之北江雍州之三危與黑水之三危  
導山之衡山與荊州之衡陽冀州之梁岐與雍州之  
荆岐後人皆以一水一山說之雖多方溝通終嫌扞  
格余博觀往籍綜覽形勢始悟古人簡質地連滇池  
便有黑目流經廣鬱皆得鬱稱秦漢猶然何論三代  
異地同名見於春秋左氏傳及漢地理志者不可勝紀而以之說禹貢尤爲離

之兩美依附經傳無取乎鑿空折衷羣言不嫌於獨斷

光緒丙午五月宜都楊守敬自記於鄂城菊灣

治梁及岐

漢志左馮翊夏陽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岐山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然禹貢三言岐安知漢志之岐山不專指導嶺及岐荆岐旣旅之岐而必以爲治梁及岐之岐子唯詩正義史集解引鄭注則以漢志爲治梁及岐之岐余謂此梁山自當從漢志公羊傳梁山河上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謂在夏陽縣西北河上酈注云河水又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山之脊在夏陽之西北山之麓延袤於夏陽之東北故云臨河上按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

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胡渭生謂三子所言呂梁卽漢志夏陽之梁山其說是也是梁山雖在河西而側臨河水又爲河之巨阨禹闢龍門鑿呂梁爲帝都施工之始屬之冀州非爲逾界自司馬彪酈道元以呂梁在離石縣西胡渭生閻百詩並駁之已無疑義若美陽之岐山馳入雍州腹地則涇渭漆沮無所不治而雍州之旅荆岐爲複矣唯漢志第載雍州之岐鄭氏遂據以說冀州之岐終以岐山去河太遠於情勢不合鄭注僞孔亦未別得其地故遷就說之不思禹貢之山不載於漢志者何止一端底柱

大岷亦從闕如不容後人下一注脚乎自宋晁以道始以水經注之狐岐當之蔡傳從之余謂此說雖出近代而地望不差何不可援張揖臣瓚之釋大岷地說僞孔之釋底柱爲班志補闕乎故 國朝朱鶴齡禹貢長箋沈彤尙書小疏徐文靖禹貢會箋秦蕙田五禮通考皆申蔡難傳此數家者並漢學者流亦舍古注而宗之可知其犁然有當於人心而禹貢雖指則力攻蔡傳謂狐岐山在孝義縣西去河三百三十餘里不得爲河水所經今以輿圖證之狐岐去河尙減二百里不如胡氏所云况洪水泛濫何三百里之

不及且不猶近於美陽之岐山乎魏源書古微則因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遂謂治岐爲導汾入河之首事余按狐岐山在孝義之西石樓之東山之東水入汾山之西水入河所云治岐者治岐山之西之水入河耳下文旣修太原至於岳陽方是治汾蓋治梁及岐自是一役修太原又是一役也或疑狐岐在梁山之上中隔壺口與鄭注從下治上之說不合不知鄭注實未爲典要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章非從上治下乎



恆衛既從

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禹貢恆水所出東入  
滹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沱史集解引鄭注  
卽本班志而所謂恆水衛水者據水經注不過所歷  
數十里胡渭謂不足以當禹貢之荒度因以水經注  
恆水入滹自下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謂恆卽滹衛  
卽滹沱其說是也而謂恆衛之出高是泰戲者是恆  
衛之別源則猶瞻徇漢志而未敢訟言駁之今按滹  
沱之名出於周禮職方氏滹水卽職方氏之嘔夷水  
經注亦言之蓋自大禹治水以至商周沿歷千載其

間山川變名易號何止一二恆衛之名至周爲滌水  
滹沱其最大者耳亦如禹貢爲震澤周禮爲具區禹  
貢爲雲夢戰國爲洞庭他如吳山密高橫尾章山傅  
易山居延澤漢志皆據古文以說禹貢至漢志懷德  
之洛卽禹貢之漆沮彘之霍太山卽禹貢之太嶽西  
之西漢水卽禹貢之潯而漢志不言洛卽漆沮霍太  
山卽太嶽西漢水卽潯今古文經師無徵故不敢質  
言之也今以恆水入滌衛水入滹沱四水分載以之  
綴禹貢職方豈亦經師舊說乎其如脈水不倫何且  
如恆水當以恆山得名漢志載恆山於上曲陽郊祀

志漢宣帝禮北嶽於上曲陽是北嶽卽恆山管子恆  
山北臨代南俯趙史記趙無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  
取也此皆指上曲陽之山而水經灤水注崞縣故城  
南面立嶽崞縣在渾源州西北北方爲立色立嶽卽  
北嶽也是說雖始見水經注而以山脈形勢論之似  
較上曲陽爲合蓋古有望祀之典如南嶽本在衡山  
而郊祀志禮南嶽瀟山於瀟郭璞云漢武以衡山遼  
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於霍山爾雅注而霍  
山遂有衡山之目然則漢世禮北嶽於上曲陽當亦  
望祀而後世遂因而不改故宋時以渾源州之恆山

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不然宋與遼以大茂山脊爲界若上曲陽則在大茂山南何得謂沒於遼明弘治六年馬文升請正祀典乃修渾源州舊廟至本朝順治十七年遂改嶽祭於渾源魏氏源書古微定渾源之山爲禹貢恆山其說至確漢志旣綴禹貢恆山於上曲陽因以禹貢之恆水亦移之此情事之至近者靈壽之衛水必有傳聞之誤與上曲陽之恆水有同弊焉或謂涇水自高是滹沱自秦戲皆山嶺重疊禹無所用其疏引涇水至上曲陽滹沱至靈壽始出山而不免泛濫禹之施功但自上曲陽靈壽始如導

河自積石河源不自積石也是亦一說然終不得謂  
高是泰戲非恆衛之源而別以上曲陽靈壽溪澗之  
水當之

碣石

漢志右北平驪城縣下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

碣石遼西郡桑縣下云有碣石水南入官謂下漢書官水

武帝紀文穎注碣石在遼西桑縣桑縣今罷入臨渝

此石著海旁水經山水澤地所在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水中酈注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說本賈護秦始皇漢

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

水中矣又云注河水漢司空掾王瓚言往昔天嘗連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溝洫志作王橫彼文但言九河之地爲海所漸

未言碣石淪海酈蓋以意會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

下文接張君之說以證明之

胡氏渭云後漢書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

張氏地理記水經山澤地所在鳥鼠同穴注引張

晏地理記則張氏為張晏無疑程大昌以為張揖妄

也又濡水注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

東南至系縣碣石山酈氏不言過系縣故城是引文

穎說又引漢志下云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

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

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

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

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以此為碣石濡

水於此南入海按酈引文穎漢志說而不置辨其下

言石如甬道數十里是明明以此山跨兩縣之間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於河郭注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說者謂郭兩存其說似也其實郭氏亦以碣石在漢屬兩縣故兩存之非謂其山有兩也觀其於漢志下特加海邊山三字是卽文穎說臨渝之石著海旁也交互言之知郭氏非以臨渝驪城有兩碣石斷斷然矣且漢志於驪成著大碣石於棗縣著揭石水揭石水自以出揭石山得名一山一水分著於兩縣之間其山之大大可知此如雲夢澤在華容南



而於西陵編縣皆著有雲夢官誠以雲夢廣大非分

著之不能明其廣輪若謂此揭石水不關碣石山將

謂雲夢官不指雲夢澤乎至文穎時驪成絜縣皆廢

驪成人于何縣不可知

文穎雖去班固不遠然其建置已有不能詳者觀應劭於

漢志往往遲臆說如某縣在某水之陽是也

可知者絜縣并入臨渝卽舉

臨渝爲說原非兩歧後人不知漢志之例又不詳思

文穎著書之時遂若判然不合者慎矣又水經注云

渝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世謂之河連城疑卽臨渝

之故城縣名臨渝其城必臨渝水漢志渝水首受白

狼當卽今之大凌河據酈氏所言臨渝當在今奉天

錦州之境而近人乃以撫甯當臨渝豈有他據不過因碣石在昌黎東南因謂臨渝在撫甯不知與碣石近而與渝水遠矣夫文潁謂碣石在棗縣棗縣并於臨渝故郭謂碣石在臨渝耳豈謂碣石近臨渝城耶至輿地廣記謂驪成在石城石城卽今撫甯此亦無確據不過因漢志云碣石在驪成西南石城恰在碣石東北故臆度耳不知驪成屬右北平棗縣臨渝屬遼西則驪成自應在棗縣臨渝之西是以石城當棗縣尙無大違異以當驪成則方位不合矣一統志謂今樂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城疑卽漢驪成治所

說本禹貢錙指

以之屬右北平地望不乖唯與漢志碣石在驪成西  
南不合疑漢志本作東南傳寫誤爲西南耳或謂大  
碣石是對小碣石而言禹貢只言碣石漢志自言大  
碣石不係禹貢應之曰漢志不綴禹貢而實說禹貢  
者何止一二碣石跨兩縣故稱大若謂碣石加大字  
卽非說禹貢則將謂漢志之清漳濁漳非禹貢之漳  
水乎又將謂熊耳獲輿山桐柏大復山與禹貢立異  
乎若謂有大必有小則禹貢有大陸不聞有小陸有  
大岨不聞有小岨又據太康地志樂浪遂成有碣石  
山唐志柳城縣東有碣石山劉昭注續志九門縣有

碣石山

本鄭注引戰國策

則山名碣石者多矣安知此不對

諸碣石而加大乎然此猶第二義至成孺謂禹貢作碣漢志作揭本非一石又謂說文碣特立之石是不甚大不知匡廬亦特立之山而圓基數百里將謂匡廬猶小山乎至揭碣音同成氏豈不知之而爲此嚙語卽如其說是禹貢之碣石漢志竟成俄空焉可乎胡東樵之言曰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可謂要言不煩惟明知酈氏以其山跨二縣之境乃謂文穎與漢志立異又創爲小碣石之目自後無不惑於其說而班固文穎郭璞酈道元之義

皆隱矣

漂

史記河渠書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溝洫志同廝作醜孟康曰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漂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漂耳溝洫志又引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漢書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漂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漂水所出水經注據竹書天子

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謂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於是間也桑五鹿尙在東武陽之西不得至高唐始有漯水其說是矣但謂桑氏所言是漯之枝津則未知東武陽高唐皆今古文家舊說非桑欽班固所目驗也蓋所謂漯水者實爲禹治水之前已先有此名非禹已治水之後始定斯名也按河水逕遮害亭宿胥口爲禹河北入處至長壽津爲周定王河徙故瀆王莽時空又至委粟津漯水出焉又東北過高唐河水絕漯水北出此武陽以下之河水皆王莽以後之道若禹未釀渠之先漯水只從東武

陽出禹自宿胥開鑿以分河勢至東武陽以下遂全  
藉漯水之道以入海故曰一則漯川也其時河之正  
流於宿胥口北出其東流者爲枝津而漯川始出之  
迹已湮考古者但知此枝津爲漯之故道故或以爲  
出東武陽或以爲出高唐鄭氏以竹書照之議桑說  
之非固有實據且自宿胥  
口至高唐路途傍遠  
亦未必費此鉅工自王莽後長壽津又空大河正

流全趨東武陽漯水故道不復能容遂又潰決東北  
流別爲河道至高唐又絕漯北出故以後漯水輟流  
也或疑河絕高唐之漯水在王莽時非桑欽所得見  
胡渭遂謂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定爲



漢成帝時之漸改不悟河決館陶在王莽河西王莽  
河不經東武陽高唐此何待言若謂漯川不經東武  
陽高唐將謂禹貢浮于濟漯爲烏有事乎至閻百詩  
謂漯水有二是不惟非班氏兩存之旨更乖酈氏溝  
通之情矣

甲辰三月由黃州赴鄂舟中晤長沙左君全孝問史  
漢並言禹斷二渠北載之高地其言信乎應之曰以  
地勢度之其言可信也然則何以不載之禹貢應之  
曰禹貢有北江中江何以不載南江此不過一時解  
難之辭其實禹貢本無南江別詳而漯川亦有不必載

之由蓋醜渠雖不無疏鑿然自宿胥以至東武陽原

隰平行不同龍門呂梁之險通導匪艱且不過河之

枝津

蔡傳謂潔爲河之枝津語原不誤雖指議之非也

仍以潔川還其故名

而但云浮于濟潔載之貢道此無可深疑者也唯胡東樵稱潔水本分於宿胥口自周定王時河奪之而潔流短至王莽時河又奪之而潔流更短蓋因孟康一則潔川之文以爲自宿胥口皆本是潔水余以爲孟康不過就其下流言耳若上流皆是潔水則漢志當載潔水於黎陽不當於東武陽高唐言潔水所出也又以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潔耳因據水

經注武陽以下河潔仍自別行議孟氏惟用潔之非  
余謂武陽以上本非潔而自醜渠以後已並被以潔  
名王莽後武陽以下河潔雖各有其道而纏絡不離  
故仍以用潔名之不必斤斤於禹時故道亦如濟水  
之於大小清河枉渚交岐亦非全爲清河之道而仍  
存清河之名也

### 三江

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導濊東爲北江導江東爲中江而無南江漢志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三言揚州川則固明明以爲揚州之所獨說者謂其綴周禮職方是也然亦何嘗非以詮禹貢蓋禹貢揚州本有三江既入之文也漢志蜀郡湔氏道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此卽毗陵之北江也是則班氏固以北江爲正流並不涉荆溪之中江可知班氏但截江水之下

流爲揚州之北江不以蕪湖之中江爲禹貢導江之中江則吳縣之南江但以詮揚州之三江非爲導江補南江又可知也其所以啟後儒之糾紛者石城下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酈道元遂合吳縣之南江爲一近儒雖多以酈氏爲誤解班志然謂酈氏之傳合爲孟浪此亦非也金氏榜禮箋云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綴職方三江其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湔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

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淠氏道也是金氏所云未必非班氏之旨酈氏當日亦未必不見及此又見說文有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語晉灼闕駟亦同之遂不得不宛轉傅合然亦自言未必一一得其實良由酈氏足跡不至江南未知宜歛之間重山峻嶺斷不容有自西東出入太湖之水近世魏源胡培輝皆力辯之胡績溪人以目驗得之是漢志之分江水實爲駁文無疑也

或謂分江水爲南江古有是水今日湮塞阮文達亦持是說請卽以漢志核之漢志廬江郡下云廬江出

陵陽東南北入江此陵陽非卽丹陽郡之陵陽縣乎  
則廬江非卽今之清弋江乎今清弋江諸水發源黃  
山北流入大江安得有分江水截流而東出乎只緣  
今本漢志誤系于廬江郡下遂令人不覺耳詳見余  
晦明軒  
稿是則以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在漢志已自相伐  
而後世湮沒之說更無從置喙矣

至於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語以地望  
準之分江水固不能由太湖以達餘姚卽南江之枝  
分亦何能歷今烏程歸安德清武康餘杭錢塘合浙  
江以入海近儒王氏鳴盛桂氏馥謂說文江水上皖

漸字其說至確蓋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經漸作浙漢志黟縣下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說文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三天子都非今黟縣之黃山乎水經漸江水注稱山海經謂之浙江漢志有漸而無浙而此於水道地望毫無差異而阮氏以說文浙漸不相次畫斷漸浙爲二溝通太湖浙江爲一不知今本說文之次第豈必盡叔重之原書別詳余說文古本考况一水隨地變名事起鴻古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豈得謂禹貢錯出哉但晉灼闕駟酈道元所見說文已是誤本若許氏爲班氏分江水作證佐者



眞奇事也

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而後上會稽是浙江不必至山陰而後名也

四

班志所稱中江出蕪湖者亦不過江水之枝分以之

說揚州之中江或爲近之若以之說禹貢導江之中

江未免不倫東壩築而後中江斷塞此亦想當然之

辭元和志於屯氏河張甲河皆縷析言之而於當塗

溧水溧陽義興諸縣絕不提及中江知東壩未築以

前亦不過溪澗細流

寰宇記漢志之中江卽陽美之荆溪元和志稱周處斬蛟于荆

溪可知晉初已成溪流

豈有漭滄大江變遷若此而歷代史乘

并從缺如者乎

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中江東南左會瀉湖當亦依附漢志如南江之說

初學記引鄭玄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

此字以意

補

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  
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書  
正義引鄭注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正義又  
引鄭注東迤者爲南江阮文達因初學記并孔安國  
引之而孔傳實無此說謂所引鄭注亦僞但以書疏  
所引爲真案初學記每引古書合數家爲一金氏榜  
謂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其文其說是也引書  
之說顧亭林俞蓋鄭注東迤者爲南江是卽以彭蠡  
曲園引證甚詳爲南江雖以之補導水而仍是一江與右會彭蠡爲  
南江之說原不背也惟與所云三孔者不合阮氏欲

證成其三孔謂東迤者是指具區則所謂中江者將亦同班氏之出蕪湖者乎是皆遠出彭蠡之下與鄭注三江分于彭蠡者亦不合矣余謂禹貢本只有中江北江而無南江若果以彭蠡爲南江何必不云東迤爲南江北會于滙而省此三字待鄭氏補成乎蓋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者只此一江其以北江系導漾下者以漾水發源嶓冢至武都爲漢水與漢志東西漢水分流者不同

別詳余水經注疏

其水較大故禹貢于荆

州稱江漢朝宗于海

經傳諸子亦江漢並稱不可勝紀從未有以彭蠡與江比大者

明明謂江漢同流特以漢在江北故以北江系於導

漾之下其不復稱漢而稱北江者江終大於漢於同  
流之中略分名實耳所稱中江者卽此毗陵入海之  
江非荆溪入海之江也中者正也大也不必爲中心  
之中有北卽有南以配之也王制有南河東河西河  
而無北河蓋其時之版  
圖本無北河故亦不必以北河配之鄭氏之補南江已爲贅旒僞孔傳  
乃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明明爲臆度之辭豈有說  
地理而可臆度乎又以三江爲入震澤是震澤之泛  
濫尤甚不值一噓也

至於郭璞韋昭顧夷庾闡之說於導水之中江北江  
固不相涉而於揚州之三江皆較漢志爲近蓋漢志

以荆溪爲中江松江爲南江固不若以浙江爲南江以松江爲中江之爲愈也截岷江之下流以合揚州之三江又不若舍岷江而別求三江之爲愈也緣岷江首尾見於導江非揚州之所得專旣見於導江則不必復見於揚州此古書詳略互見之法不得謂舍大而錄小也若以震澤底定連上讀則顧夷庾闡之說爲尤近焉

近世說三江者以全謝山程易疇阮文達爲最詳全氏之說程氏駁之然程謂班志之分江水不言南江以鄰氏分江合南江爲誤猶可言也而以班志之岷江不云北江遂謂毗陵之北江非指禹貢不可言也阮氏力辨鄰氏穀水注之誤是矣而仍依附漢志之分江水經注之南江未免泥古而不證今又通以導江之中江合揚州之三江爲一河爲申瓛鄭亦讀班鄭未審也

# 九江

禹貢九江荊州兩見導山導江兩見漢志尋陽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續漢志同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道與班氏東合大江義合而鄭氏書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而不言其地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太康地記引劉歆說九江以爲湖漢九水入彭澤茲數說者後世皆有所宗唯劉歆說從之者頗少

顧棟高尙書  
質疑從之

水經贛水注亦引歆說而

明明言是王莽改豫章爲九江之故並非以說禹貢且篇末言總納十川同臻一瀆則不以爲九江甚明

全謝山謂鄭氏宗劉歆九江之說非也

鄭氏說今宗漢學者多曲附之

且謂與班義無殊無論山溪之水不足當九江之稱卽今求之尋陽下雋亦無此山溪之九水唯山海經漢志之說至今聚訟不休莫衷一是宗山海經水經者自宋胡旦以下至國朝胡渭等多從之然洞庭九水其更置不一且以巴陵爲東陵於古無徵蓋巴陵實古之巴邱至吳始立爲巴陵縣水經於澧沅諸水皆云注江而注云凡此諸水皆注於洞庭之陂是

乃湘水非江川是鄺氏不以洞庭諸水爲九江審矣  
宗漢志說者近世大抵同之成孺至立十六證以申  
班義然終無解於尋陽於禹貢爲揚州非荊州漢志  
續漢志廬江及九江郡並屬揚州元和志因其不合  
禹貢始劃改彭蠡以東爲揚州界尋陽九江以西爲  
荊州界此有意敷合實非典據也至近時魏源書古  
微謂洞庭在下雋南非在下雋西北力辨洞庭爲九  
江之非是矣而以荊州隄防所云九穴當九江謂卽  
虎渡調絃楊林等穴不知此皆後世隄防之所留以  
泄江水者何能以之說禹貢又謂秦九江郡治壽春



是因楚都壽春並故都郢中之藪澤而徙之審如是以秦漢兩朝之制同於王莽則太史公登廬山觀禹疏九江爲郢書燕說矣又因桑欽治古文而以山水澤地所云爲古文家說以漢志所稱皆今文家說無論所分今古文未必悉當

漢志亦多古文說山水澤地亦未必桑欽著

海經楚地記豈亦有今古文傳授家法之不同與然則亦騎牆之見也余謂下雋之九江是荊州之九江尋陽之九江是導江之九江蓋長江數千里江水枝分何必只一見見於荊州者卽不必見於導江見於導江者卽不必見於揚州此古文詳略互見之法不

然遣爲荊州之地東陵爲揚州之地則導水篇可不

立矣

梁州有沱潛荊州又有沱潛此不能連貫故分載之

水經言九江在下雋

西北江水注陸水出下雋縣西故長沙舊縣宋元嘉

十六年割隸巴陵郡元和志下雋故城在唐年縣西

南一百六里又元和志通典並云巴陵爲漢下雋縣

地故圖經謂在通城縣西是也或據後漢馬援傳征

武陵蠻軍次下雋議從壺頭從充兩道入章懷注故

城在辰州沅陵縣是已出充縣之南壺頭之西果爾

則漢志當屬武陵郡不當屬長沙郡宋元嘉亦不當

割屬巴陵郡是知下雋城在通城不在沅陵審矣今

以下雋西北準之則當在公安安鄉之間地勢平行水經注有景淪諸陂湖當時洲港縱橫所謂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以之當下雋西北之九江卽禹貢荊州之九江其地望正合若尋陽之九江上有江夏之西陵下有金蘭之東陵於導江之義無不合正不必斤斤於荆揚界限或謂荊州既有九江未必揚州之九江其數恰與之合應之曰九者極數也言其甚多不必限以九也此當以汪容甫釋三九之義詮之經典釋文所載尋陽地記張須元緣江圖臚列九水之名參錯不一皆後世附會之說實未

足據九河之名雖載爾雅  
恐亦非禹時舊名

沱潛旣道

禹貢梁荆皆有沱潛漢志蜀郡郫縣江沱在西北東

大江

汶江道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水經注謂此開明之所鑿非禹迹

此梁州之沱也

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東入江此荆州之沱也是沱

之爲義首出江尾入江毫無疑義書疏引鄭注郫縣

江沱首不於江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

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又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

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

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此鄭注與漢志立異之

始然漢志之郫首出江尾入江至今不異荆州之沱

漢志既立枝江縣則其時首出江可知至康成時乃  
皆謂首不出江豈有變遷與然洲不百不出王者明  
見宋書水經注言之鑿鑿與漢志合符原鄭氏所爲  
以鄴水當梁州之沱以夏水當荊州之沱者以所見  
鄆縣枝江之沱首不出江耳使所見鄆縣枝江之沱  
首出江則必不以鄴水當梁州之沱以夏水當荊州  
之沱是鄭解梁荆之沱雖殊而其詮沱之義與漢志  
仍同也說文沱江別流也毛傳沱江之別者爾雅江  
爲沱李巡云江溢出流爲沱郭璞云大水溢出別爲  
小水之名此皆言沱首出江亦未嘗言尾不入江爾

雅云決復入爲汜毛傳同說文云汜水別復入也釋名水決復入爲汜呂忱說同沱爲江之別汜爲水之別是汜之爲義與沱不殊特解有詳略耳說文此例甚多故水經注於枝江之沱云江汜枝分直以汜詁沱而近來治班志者據爾雅毛傳說文謂其誤以汜爲沱治水經者又謂其誤以沱爲汜雖以成孺之專釋班志且以爲非不思鄭氏雖有夏水之說與漢志異然出江入沔沔仍入江鄭氏但未言其終耳其實仍以尾入江爲義不然則梁州之郾鄩皆當云別而復入爲江之汜矣試問梁州郾鄩不足當江沱又將

以何水當江沱耶豈能謂禹貢江沱皆江汜之誤耶  
詩之江有沱江有汜變文以協韻不必沱汜之義不  
同也

漢志巫縣下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  
十里此不過言夷水出巫縣耳並不言夷水首受江  
而水經則云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江江水篇亦云  
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若夷水由江水分出者  
而酈氏只以縣有夷溪解之絕無分江之說蓋已明  
知經爲誤特未頌言駁之耳而胡渭等遂指爲荊州  
之沱其致誤之由以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



巴郡拒捍關之口章懷注扞關在巴山縣寰宇記巴山在長陽縣南七十里不知水經云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捍關是知捍關必去江關不遠故連言之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續漢志同豈得在長陽縣南果爾則在古佷山縣南當屬武陵郡何以徐廣司馬彪皆以屬巴郡耶余嘗由清江上溯至資邱舟行止此其間灘險以數十百計兩岸山峽壁立處較巫峽又狹數倍由資邱以上則崎嶇更甚其水有懸崖數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以通舟若古時又有江水並流勢必漫山溢谷非唯險逾三峽將沙渠佷山

之間無居民矣今按大江夔巫南岸之水唯巫山之  
觀渡河與建始之蒲漳溪相近而中隔大石嶺觀渡  
北流蒲溪南下安能逾嶺相通觀渡之上有大溪河  
由瞿塘入江源出十二關與建始之龍溪亦相近而  
關嶺重疊亦斷無通理不知此捍關特在江之南岸  
近夷水故酈於江水篇中亦載之其言臨江據水者  
臨大江據夷水也以今準之當卽野關司非必江水  
由此溢出也

涇屬渭汭

書涇屬渭汭鄭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  
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志安定郡涇陽并頭  
山在西涇水所出東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

里

過安定右扶風左馮翊

水經注涇水篇已佚而渭水注言渭

水逕平阿侯王譚墓北

墓在今西安府治東北

左則涇水注之

則入渭之處與漢志不甚殊考涇源出今甘肅平涼

西北至陝西高陵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

漢志千六百里

鄭作千六百里皆與今不合古里短故也

而鄭乃云涇渭皆幾二千里知

其合涇水入渭而連言也

辛氏三秦記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是尤涇渭

合流而各蓋古時凡水之源長短相若卽例得互受

入河之證導謂言東會於涇是兩水相等之證禹貢江漢朝宗於海東爲北

通稱是兩水相等之證江入於海系之導濊下卽其例也余別有詳說漢志水經

注此類尤多宋儒多不知其例於導濊下東爲北江

之文且有疑其爲衍文者至於涇屬渭汭則皆囿圖

讀過惟易氏祓言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

之渭汭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

河此二百八十里閒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爲

得其解與鄭氏說合但未舉禹貢漢志水經注之例比擬

之耳而胡東樵反以爲好異喜新創爲雍州有二渭

汭之說謂此渭汭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襄德縣地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真所謂支離之談也不知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則涇入渭處當謂之涇汭何以言渭汭乎卽如其說則此經之渭汭是指涇入渭處言乎抑指渭入河處言乎其說窮矣王西莊亦從東樵說今以先秦以上古書證之左傳襄十四年經晉師伐秦至棫林傳諸侯之師及涇不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勸之濟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史記秦景公十八年晉悼公敗秦師迫度涇至於棫林

而還卽此事也杜注只言械林秦地不言所在疏引世本云械林卽京兆鄭縣鄭爲今華州是晉師自東北渡河而來當渡渭而至械林何得云渡涇涇自高陵已入渭遠在華州之西二百里考是役諸侯皆不欲進復以軍帥不和不及取成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若晉師果度涇則已深入秦境豈得謂之遷延乎是知所云度涇者卽度渭也又成十三年晉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於新楚杜注但云侯麗秦地亦不言所在至劉伯莊始言侯麗在涇陽縣境此不知晉師不至涇陽

特因度涇而懸揣之一統志謂麻隧在西安府涇陽縣北又因伯莊言而臆度之路史與盟會圖皆云麗與驪通卽驪戎國始皇二十五年置麗邑則在今臨潼境以地望準之羅泌說是此亦謂涇卽渭之證也秦策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是時秦都咸陽在涇之南而云南帶涇渭則亦是據涇入渭後合言之也不然則范雎之言爲不識形勢矣得此諸證足知古時水道互受通稱之例前有鄭氏後有易氏經旨大明無庸致疑至蔡傳謂涇渭汭三水之說黃東發鄒季友等已辨駁之無容復置議也

# 大別

大別在安豐西南班鄭京相璠無異說自杜預始獻疑焉元和志遂以魯山當大別此後皆宗其說近世考禹貢者重理漢志洪亮吉設十四證以申班鄭論者服其詳確然以之詮左傳誠有合矣而以之說禹貢終嫌去漢水太遠邵陽魏源欲以安陸易安豐謂是橫尾之互易而以天門之大月山當大別考諸地志皆無此目魏氏所據者府志鄉俗後起之名不可以質大雅況天門潛江之間原隰平行卽小有邱垤不足以說禹貢若果有此山杜預酈道元何不聞之



且與三澁內方逼邇亦非禹貢特出之旨所惜魏氏知禹時漢水入江不在魯山自後湖下通灑口陽邏至蘄州而江漢始一合乃不於魯山之下求大別而於魯山之上求大別不知魯山之上本無大別也按漢志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沮水卽漢水也又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是明明以江夏沙羨爲漢水入江之處其地非魯山而何水經沔水注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又江水注引地說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

翼際卽魯山

卽

一云漢水

入江一云至翼際入

江兩說似不合而酈氏仍云大別今不知所在足知地說原文當是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酈氏分截引之耳然翼際山本屬江夏沙羨與漢志亦無不合而於翼際山之上綴以觸大別之陂似欲合禹貢漢志爲一而無大別實地故增以觸陂二字謂但及山之麓耳至杜征南又求近漢之山不得故以不知所在闕之其實自漢時漢水入江已不近大別而漢志復載大別在六安安豐西南者以存古尙書家舊說耳

漢志存故述又載當時水道詳見金

榜禮

箋 余楚人也嘗往來光黃間見夫義陽三關山嶺

重疊綿連數百里自松子關延袤而南至黃岡北之大崎山復高竦入雲迤邐至陽邏始橫障江湄此山由漢口下黃州沿江皆見之又嘗由陽邏上之水口遡五湖牛湖桑台湖其間廣袤數百里陂沱縱橫西望京山鍾祥二縣無山阜之間隔水經注所謂武口上通安陸之延頭者尙可按圖而得疑古時漢水由安陸通宋河東趨絕潁河入諸陂湖至陽邏南入江其自安陸以下天門潛江以上是漢水枝津分流爲禹貢荊州之潛

荊州之潛故籍無徵良由漢水變遷在秦漢以上潛江立縣雖出晚近然

亦必有

所聞自宋河不受漢水漢水始由枝津下潛江天

門至漢陽魯山人江又按水經決水出鷹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俗名爲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又江水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即大別也檀公峴在松子關雩婁逼近安豐然則自松子關至大崎山上古只稱大別春秋時始分爲大小二別大崎山當即所謂小別自漢水改流大崎山已失小別之目惟檀公峴尙稱大別爲酈道元所聞而去漢水太遠故酈氏不敢敷以禹貢使道元能身歷江漢之游當必有以通之或疑大崎山旣爲大別在漢時實與西陵邾縣相近漢志何不云在邾縣北或西陵東而必以安

豐西南爲說者自是據其山之首尾而言首爲檀公

峴尾爲大崎山

此山亦不必全隸安豐西南二字所包者遠如終南山橫亘關中漢志但

括以武功之東太行山直出燕禹貢據大別之尾固

不妨大別之首在安豐也是則漢水自陽邏入江大

別已在指顧間禹貢以之表望厯厯不爽此雖意揣

實爲目驗王西莊亦知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綿

延西南趨江而謂漢水迤行插入其腹不知漢東自

橫尾山之南實無足以擬大別漢水亦不能觸其陂

也

衡山

禹貢衡陽衡山兩見荊州之衡陽自應以漢志湘南

之衡山爲據若導山之衡山說者亦主湘南

自孔穎達以下

皆然無論漢志之九江在潯陽湘南之衡山在其南不

得南至衡山而後北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卽宋儒指

洞庭爲九江湘南之衡山亦在其南亦不得先至衡

山而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案敷淺原在歷陵爲今

九江德安縣地今由衡山東北出醴陵萬載義寧武

寧徑至德安何緣西北走洞庭而後東出德安也若

從晁氏歷陵在鄱陽則尤爲迂遠宋人亦知由衡山

過敷淺原不經洞庭以越洞庭之尾敷合之不知洞

庭之尾但有湘水耳何得統以九江案爾雅江南衡

又云霍山爲南岳郭璞注稱漢武以衡山遼曠移其

神於天柱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云又云霍山爲南岳名稱自

古非始武帝近儒多以爾雅爲附會漢制胡渭生邵二雲案

霍山爲南岳見於說苑白虎通說文水經雖皆在漢

武後而尚書大傳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

是霍山之載祀典實出三代非漢武馮空指實也盛宏

之荆州記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尙矣至于軒轅乃以瀟霍之山爲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蓋

因其余因博考先秦古書而知霍山實名衡山請立副焉

五證以明之國策

魏策

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

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

此文山不可考鮑氏以岷山當

之非

是衡山在其北若是湘南之衡山安得在彭蠡洞

庭之北其爲瀟縣之霍山無疑其證一史記秦始皇

本紀始皇自彭城西南渡淮水之衡山

正義引括地志以岫嶽山

釋之大謬

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是渡淮先至衡山而後浮

江則此衡山爲霍山何疑其證二史記月表吳芮爲

衡山王都邾

漢書項羽傳同邾縣在漢屬江夏郡漢書地理

志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卽指吳芮也

考吳芮初封時僅有邾蓼安豐安風陽泉五縣後高



祖徙之始有長沙豫章郡等縣

詳見劉文淇楚漢疆域記

而其初

封卽稱衡山王豈非以霍山在其境內也其證三風

俗通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解者謂應氏

指湘南之衡山一名霍

段氏說文宗之

按爾雅大山宮小山

霍今天柱山中峰小四圍有大山繞之若湘南之衡

山則中峰獨高而前後左右皆在其下是天柱可名

爲霍山岫巖不可名爲霍山知應劭所指是卽天柱

而言其證四山海經

中次八經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郭

氏無注案此經自荆山至琴鼓今雖不盡可考而女

几山見水經注澧水見漢志大抵皆江北之山其不

得渡江而南可知其證五有此五證則禹貢導山從  
霍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道理較爲徑直不煩解  
說矣惜乎郭氏但以爾雅爲古而未嘗以禹貢證之  
也

黑水 三危

禹貢黑水三見三危兩見黑水西河惟雍州此雍州之黑水也華陽黑水惟梁州此梁州之黑水也導黑水亦梁州之黑水也三危既宅此雍州之三危也導黑水至於三危此梁州之三危也在禹貢並未有合雍梁之黑水三危爲一之文通典云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屈原天問云黑水玄趾三危安在此在戰國時已莫能知其處所故漢人治尙書者不能言之班固網羅今古文亦無詳說惟益州滇池下有黑水祠一語至鄭康成則云黑水今中國無也山海

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郭氏無

注然此文在南山經當屬梁州與雍州無涉

或以雲南之雞

足山當之亦未確

又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

今在敦煌郡尙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也水經禹貢

山水澤地所在三危山在敦煌南此雍州之三危與

梁州亦無涉鄭康成引地說云三危之山在鳥鼠山

之西南當岷山

書正義引

張揖云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

與岷山相近

司馬相如傳注

水經江水過江陽郡雒水從三

危山東南注之酈注三危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

山南帶黑水此數說似有合雍梁之三危爲一者水

經注缺黑水篇書正義引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  
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此則明明合  
雍梁之黑水三危貫而一之僞孔傳黑水自北而南  
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亦似窺見水經者奈雍梁之  
間實無此水道書正義以大流解之但南北數千里  
山水間隔斷無截越之理於是或謂金沙江或謂葉  
榆水或謂瀾滄江或謂怒江異說紛紛不難擯禹迹  
於五服荒徼之外豈知古人簡質遇水之清澄者卽  
謂之白水遇水之深黝者卽謂之黑水故古書所載  
字內白水黑水不可勝紀後世通稱遂古何獨不然

雍州之黑水難以確指然有張掖記

御覽引

黑水出縣

界雞山又有水經以爲證是以漢志之羌谷水當之

約略是矣至於梁州之黑水自應以漢志黑水祠左

右求之如河水有河水祠江水有江水祠濟水有濟

水祠皆與河江濟相近

或以黑水爲望祭非也

今求與黑水祠

近者其南盤江乎南盤之下流爲鬱水鬱者黑也其

入南海在揚州之域故不以黑水專屬梁州而別出

於導水陶文毅蜀輶日記云禹貢言黑水有三一雍

一梁一至三危入於南海本非一處亦猶雍有沮水

兗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強合爲一

也斯義發自閻百詩惟文毅以牂柯江當黑水其流似短百詩以九江同在荊州與例亦不合蓋梁荆之江水不妨導江之出揚州也雍州之河水不妨導河之至充冀也吳起云三苗之國右洞庭左彭蠡西羌傳云三苗國近南岳是三苗故地可指而三危故地無聞焉樊綽所指南詔羅些城但以意名之未爲確據竊意黑水之三危本爲三苗舊地舜竄於敦煌仍以其所居名三危亦如朔方之有渠搜安定之有月支上郡之有龜茲速禹貢之渠搜無傳

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在大

宛北界隋書西域傳綴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此非兩漢經師之言恐亦未足據說

者遂以朔方之渠搜當之

水經河水注  
尚書釋文

此與導黑水

之三危粘連於雍州事同一律然謂安定之月支上  
郡之龜茲並爲西域故國可乎嗟乎異地同名本經  
昭然而千載說禹貢者必併爲一地今余爲一一離  
之雖削解實本義以俟知言以俟來哲



北過降水

禹貢冀州至于衡漳導河又云北過降水漢志上黨郡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沾下云大叟谷清漳水所出又於屯留下載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注引作入漳是別氏意改非漢志原文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漳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水經注言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閒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是屯留之降卽信都之降漳降本爲一水特因所出之地不同當時各有其名及漳降合流則互受通稱謂降入漳可

也謂漳入降亦可也

如漢志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是也

至漢以

後則漳水之名甚著而降水之名隱故水經注於屯

留合流處卽謂絳水入漳後人見漢志於信都載絳

水東入海又見水經注有信都復見絳名遂以爲卽

禹貢北過降水之地在信都

康成據地說河過降水千里至大陸謂鉅鹿與

信都不容此數是鄭氏已誤以信都爲河之過降

於是大陸在南禹貢不當

言先過降水而後至大陸不知此漢志言漳絳與大

河分流入海之地非以綴禹貢大河過降之地也按

故大河自鄴北流至斥章卽與漳水會故應劭於漢

志斥章下注云漳水出沾北入河是河之過降已在

斥章

禹貢雖指亦謂河之過降在此

而自宿胥口以下酈氏不詳禹

河故瀆於洹水過內黃處亦不言絕禹河故瀆而東於漳水至斥章處但言禹貢衡漳在此而不言北過降水卽在此者其故何耶緣康成以屯氏河當禹迹酈氏以爲近之遂於河水注載降水於沙邱壩又於漳水注言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謂河之過降當應此矣是酈氏不以斥章爲降水入河之地而以沙邱壩爲降水入河之地也其云信都復見絳名特以應漢志云爾其下卽接屯氏與衡漳相亂而後言河之過降又卽接云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若至信都不得

言下至大陸是酈氏不以信都爲河之過降斷斷矣  
後人讀漢志水經注不審紛紛辨難皆由未知漳降  
不得至信都始入河又由未知漳水至斥章入河後  
與河同流至信都又東出也通典旣以漳水入河在  
肥鄉縣界又以河之過降在信都是未知漳降與河  
同流之例蓋古人脈水之法有非可以後世概言者  
禹貢導沈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據漢志濟至  
武德入河至滎陽溢出是與河同流數十里始別出  
爲滎瀆也尤可證者清水自黎陽已入河而漢志於  
內黃云清河水出南酈道元謂內黃無清水可來蓋

河徙南注清水瀆移纏流逕絕餘目尙存故東川有  
清河之稱是河未徙以前清河合大河同流六七百  
里又出爲清河故漢時因其故瀆立爲清河郡水經  
云淇水過廣宗縣東爲清河若謂旣入不當復出無  
論大河已徙廣宗不當有清河卽大河未徙廣宗亦  
不當有清河也水經注此例最多詳余漢志釋例  
或謂康成以屯氏爲禹迹鄜氏以之說河之過降而  
於斥章以下又確鑿言漳水北流至信都以應漢志  
何耶應之曰鄴東之河明載漢志信都之絳明綴禹  
貢是皆蘭臺繕籍豈同鄉壁虛造所以大河雖由屯

氏而東亦不得以漳絳之故瀆明見載籍者盡滅其

迹况史記河渠書於是禹乃斷二渠北載之高地

漢書

溝洫志同卽王橫所謂禹之行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之

說也此非漢志鄴東大河不足以當之鄴東大河爲

禹迹胡渭列十五證以明之其說是也唯漳降自斥

章入河後卽與河同流至信都而漳降又分出東流

故漢志綴以禹貢

言降卽該漳

迨河徙而漳降同河水之

道故漢志云故漳河在北

言漳卽該降

酈氏敘漳水卽以

敘降水自斥章以下又卽以敘禹河故瀆正不必兩

載使人可推尋而得之胡氏未知此例謂信都之降

水是漢代一時之徙流不可以說禹貢此胡氏據河  
已徙爲言故有斯疑不知河未徙時漳降與河同流  
至信都河北出以滹池河漳降東流既合復分禹貢  
在北知之漢志多此例  
有何不可

然謂屯氏河爲非禹迹乎孟康解禹廝二渠一則漯  
川今所行也一則貝邱王莽時空是孟康卽以王莽  
北瀆爲禹河矣顯與周譜定王五年河徙之說背故  
近儒多駁之然史漢於武帝塞瓠子河時並云北行  
二渠復禹舊迹所謂二渠者非漯川貝邱而何則孟  
康之說不爲無徵矣豈獨此乎公羊傳僖公十四年

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沙鹿卽沙邱堰與屯氏河近與鄴東河遠僖公之十四年在周定王五年前四十四年若謂周譜足據將公羊傳爲鑿言乎河徙大事春秋不書史記三代世表不書河渠書不書周譜之說始附於溝洫志之末班氏似亦綴舊聞而非以爲實證宿胥口卽賈讓策之遮害亭而賈讓不言爲禹河故瀆班固敘傳言唯河爲艱商竭周移是知河在商周之際旋決旋復倏北倏東不止一次故盤庚之五遷已成殷墟而沙鹿之崩又鄰河襲偏據屯氏而信都復見絳名偏據鄴東而戚城明在河右



去古已遠不能定知往復之歲月周譜所言不過紀  
其一次之遷流耳觀酈氏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  
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又云九河旣播八  
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于東北徙駭  
潰聯漳降同逆之狀粗分陂漳之舍猶在是知其徑  
通班鄭會萃王橫賈護尋圖訪蹟證古驗今不爲騎  
牆之見意斷之辭以待好學深思之士之推求末學  
庸受宜其不能窺其津涯也

至若焦循謂鄴東之河徙不在周定王而在漢武帝  
元光中亦立九證以明之而於班固商竭周移屬之

清河是說最後出似足解史漢復禹舊迹之紛然所列九證今以故書校之並非也無論公羊傳僖十四年沙鹿崩爲河上之邑在周定王前襄十四年孫文子如戚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有居河之麋之文哀二年趙鞅納衛太子蒯賸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水經注亦云今頓邱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河上之邑諸地志皆言戚城在開州北七里於故書無不合而焦氏乃以淇澳之頓邱當魏晉之頓邱郡而不悟與衛縣西不合是左傳

毛詩及杜預酈道元皆失地望矣國策周顯王元年  
齊伐魏取觀津高誘注故觀邑也臨河津故曰觀津  
竹書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津其地  
在頓邱東北是皆河已徙之證河渠書溝洫志並言  
河決瓠子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  
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是元光  
河從北瀆復徙非從鄴東始徙也况商竭周移班固  
明云唯河爲寤安得屬之清河至於春秋不書河徙  
或者少有衝決旋復如故爲害不鉅故略之亦如八  
枝代絕不見於春秋又何說耶况焦氏所據元光三

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

閻若璩云東南句絕

流入勃海是已爲

東漢河流之見端故此年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

十六卽瓠子河也以瓠子河爲王莽河真所謂侈口

而談不顧其安者矣

孫志祖謂河徙在周貞定王五年於左傳亦不合無庸置辨矣

余更有進者禹廝二渠孟康謂一則貝邱一則漯川

漯川爲一渠始見孟康後人無異議然史記云河行

平地數爲敗禹乃廝二渠北載之高地漯川非平地

乎二渠一載高地一行平地則河勢趨平地頓邱瓠

子之決恐不在漢武時矣余疑禹之二渠卽指鄴東

與貝邱貝邱雖不及鄴東之高而以視漯川則漯川

卑矣故孟康所言二渠一則漯川一則貝邱當以武帝塞瓠子時爲言以貝邱本爲禹迹故史漢並言復禹舊迹若貝邱本非禹迹馬遷班固何蹟蹟若此然茫茫禹迹遙遙數千載冥搜獨契誰其質之

又東至于澧

史記作醴集解引孔安國及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  
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有醴陵縣其  
以陵名爲縣乎書正義又引鄭曰自導弱水以下言  
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則此言至于醴者當以鄭氏陵名爲正水經注汝水  
又東得醴水  
口又濁漳水注其水與醴通爲  
衡津是皆水名爲醴澧通用之證唯鄭氏所指之醴  
陵縣去江太遠又置於後漢故後儒多不從之惟元  
和志  
以爲然仍理馬王孔之說書正義及史記索隱並引楚  
辭濯余佩兮澧浦爲證案漢志澧水入沅水經澧水

合沅水資水入江水經注則澧水入沅以入湖又合  
湘水以入江觀酈氏所云澧沅資諸水皆注於洞庭  
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又云江水右會湘水是以湘  
水爲正流並不以澧水爲入江索隱引虞喜志林以  
澧是江沅之別流其  
說了無其迹不足據於是袁中道之說出焉其遊澧記曰酈道  
元注水經於江陵枚迴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卽  
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  
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  
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胡渭嘆爲精覈於是以虎渡  
新開之水口當南江正流南注於澧水以巧合禹貢

東至于澧之文自是以後經學家言多沿其說雖以王鳴盛墨守鄭說其於沅潛旣道之下亦引寰宇記內江外江之說而以南逕公安入洞庭爲外江近時馬徵麟長江圖說又以松滋之采穴口爲南江經流於水經注湘水東北入於大江謂之江會也解之云湘至巴邱入江者入南江也及過巴邱而東迤北至三江口與北江會故古謂之江會也此皆誤讀水經注寰宇記之文未嘗考其源流變遷者也請爲三證以明之按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此卽指枝江之百里洲而言蓋漢志於凡水之大者皆注



其原委過幾郡行幾千幾百里江沱出西東入江者明其分出於枝江之西而合於枝江之東也此無可疑者惟水經注於枝迴洲下云江水自此兩分爲南北此不過以下有故鄉洲龍洲寵洲邠里洲燕尾洲諸洲在江之中故分爲南北江觀其下斷洲通會之文是明明謂南北江合會也又云江大自此始也江中已無洲故云江大也寰宇記於百里洲下引荊州圖副云其上寬廣土沃人豐陂潭所產足穰儉歲特宜五穀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此明明第就百里洲爲說洲南爲外洲北爲內皆足證明漢志之

江沱何曾有江水自采穴虎渡溢出之文此一證也  
說南江者謂昔與北江同其澎湃今爲衣帶細流而  
指采穴虎渡之道積漸淤塞不知北宋以前並無此  
衣帶細流考虎渡始於宋乾道七年荆湖北路漕臣  
李燾脩虎渡堤江陵舊志以爲漢時法雄有惠政虎  
渡江去不知後漢書法雄傳有虎害消息事無渡江  
事此因宋均采穴則起於元明之開鑿更無依據考  
漢志南郡高成縣滄山滄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當  
北至華容入江郭璞山海經注亦云滄水自華容入  
江水經注油水自公安北流入江滄水亦合油水而

北入於江是古時大江南岸之滄水油水皆由西南而東北流入大江安得有大江之水反南流入洞庭乎推原鴻古大江南北皆爲澤國及沱潛旣道雲土夢作又南北始可耕作故北岸之夏涌等水分江入沔南岸之滄油等水北注於江晉宋而下夏涌爲堤所隔不復受江惟滄油等水尙北流入江暨乎江堤日增江身日高今江水落時較隄內平地猶高丈餘蓋沙泥所壅也滄油之水亦折而南誠由漢志水經注細繹之則江水入澧之道非唯無其迹亦無其理此二證也鄭氏注以枝江之沱尾入江首不出江議漢志而別以江陵之夏水

當之此必後漢時百里洲之首有與岸上沙磧相連之處故云然鄭氏博極羣書若果有南江故道從孱陵過下雋入江則鄭氏何不以此爲江之沱而萬不得已求之於夏漲冬涸之夏水乎且如果有南江故道則於禹貢東至于澧之文已無異議鄭氏又何必於後漢所置之醴陵而擬議其辭不敢質言之乎此三證也或又謂水經注油水東有景口景口東有淪口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又澧水東過作唐縣北左合涔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沙口

卽江水注所謂生江口南通澧浦者是

是江水入澧之故道案此

說較虎穴采穴爲稍古然亦不可以爲南江蓋水經注所謂景口淪口沙口者此特因江水滿溢有時由此諸口而入不過涓流瀉注而已今亦并諸口湮滅不可考且如虎渡采穴之口雖可行舟而湖水泛漲時亦往往倒灌入江可見公安以南地勢平衍與大江高下不甚懸殊江漲則南流湖溢則北注正如滎播河濟往復徑通何能據以爲大江之故瀆乎會萃往籍綜覽形勢禹貢之醴終當以鄭氏爲正蓋長江所納諸水以洞庭漢水鄱湖爲最大漾沔彭蠡見於禹貢而湘沅諸水不載焉郭璞注山海經云江湘沅

水共會於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水經注亦稱江水右會湘水爲江水會其水旣浩汗又有城陵磯以爲阻障合於禹貢言至于者皆有阜陵以爲表識之義竊意古時臨湘之南醴陵之北本有醴稱故後漢分臨湘立醴陵縣必亦考諸故籍始以氏縣史記表有醴陵侯越呂后四年封而後知鄭氏所謂因以陵名縣之意不過

藉後漢之縣以爲識志非必江水逼邇縣治也

水經注江

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酈氏雖未能指爲古何縣安知非越侯醴陵故城乎王鳴盛疑城陵磯卽古醴陵誠有見之言惜其又以城陵山之故城疑爲漢臨湘不知漢臨湘卽今長沙縣也此余三十年前舊作文太繁冗今刪而存之